

LITERATURE

Masterpieces

Рудин Дворянское гнездо

罗亭 贵族之家

И.С.Тургенев

[俄]屠格涅夫 著
徐振亚 沈念驹 译

浙江文艺出版社

535

25-12.44

782a3

Рудин Дворянское гнездо

罗亭 贵族之家

И.С.Тургенев

[俄]屠格涅夫 著

徐振亚 沈念驹 译

浙江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罗亭 贵族之家/[俄]屠格涅夫著;徐振亚
沈念驹译. —杭州:浙江文艺出版社,2003.2
(外国文学名著精品丛书)
ISBN 7-5339-1721-9

I.①罗…②贵… II.①屠…②徐…③沈… III.长
篇小说-俄罗斯-近代 IV.I512.4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109464号

罗亭 贵族之家	
[俄] 屠格涅夫 著 徐振亚 沈念驹 译	
责任编辑 王雯雯 刘微亮 装帧设计 张妙夫 应一丁 张坚华	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: 杭州市体育场路 347 号 邮编: 310006 电邮: Zjlaph@mail.HZ.ZJ.CN
	新华书店经销 杭州富春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	开本: 640×940 1 / 16 字数: 279 千字 印张: 21.5 插页: 3 印数: 0001-6000
	2003 年 2 月第 1 版 2003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	ISBN 7-5339-1721-9/I·1513 定价: 23.00 元

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

出版者前言

钱钟书在大学时代写的一篇文章中谈到书，说有两类，一类是“可读的”（Readable），一类是“耐读的”（Rereadable）。

这个“耐”字用得真好。

一件衣服久穿而不破，我们叫“耐穿”；一个零件久转而不损，我们叫“耐磨”；一个人屡被打扰而不恼，我们叫“耐烦”。那么，一本书读了多遍而不生厌，有什么比“耐读”更贴切的呢？

村上春树在《挪威的森林》里描述过“耐读”：我只是喜欢把自己喜欢的书多看几遍。“我反复地看，有时便闭上眼睛，嗅嗅书的香气。只要嗅到香气，碰到书，我就觉得自己非常幸福。”

经典名著就是让你读到甚至嗅到碰到都觉得非常幸福的书。

因为它是千百年大浪淘沙留下的杰作，有壮伟卓越的人文精神，历久鲜活的人生经验，读了它，你就站到了巨人的肩膀上。

因为它美轮美奂的人物和语言，复杂精微的情节和结构，它使你年复一年有崭新的解读，燃烧着烤暖生命的永不熄灭的艺术之火。

它经得住不同时代和民族的“耐读”。

浙江文艺出版社二十年来，以“名著精译”为理念孜孜以求，幸得外国文学研究、翻译界众多方家贤俊的鼎力相助，所出版的“外国文学名著精品丛书”深得海内外读者的嘉许，许多译作跻身当代中国最优秀的译本之列。这些精心翻译、精心编校的名著，对于一般读者来说，可以免去啃原文之劳，可以不受被误导之苦；对于专业读者和研究专家，我们敢说，若与原著摩挲对读，会心的享受之外，也许还有诸多启示。

愿我们的新版本成为你收藏馈赠、咀嚼品味的喜悦选择。

目录

罗亭

(1)

徐振亚 译

贵族之家

(143)

沈念驹 译

罗亭

徐振亚译



那是个静谧的夏天早晨。太阳已经高悬在明净的天空,可是田野里还闪烁着露珠。苏醒不久的山谷散发出阵阵清新的幽香。那片依然弥漫着潮气,尚未喧闹起来的树林里,只有赶早的小鸟在欢快地歌唱。缓缓倾斜的山坡上,自上到下长满了刚扬花的黑麦。山顶上,远远可以看见一座小小的村落。一位身穿白色薄纱连衣裙,头戴圆形草帽,手拿阳伞的少妇,正沿着狭窄的乡间小道向那座村庄走去。一名小厮远远跟在她后面。

她不慌不忙地走着,好像在享受散步的乐趣。环顾四周,茁壮的黑麦迎风摇摆,发出轻微的沙沙声,起伏的麦浪不断变换着色彩,时而泛起阵阵绿波,时而涌出道道红浪。高空中,云雀在施展银铃般的歌喉。少妇是从自己庄园里出来,正要到离她家不过两里地的那个小村庄去。她的名字叫亚历山德拉·巴甫洛夫娜·李比娜。她是个寡妇,没有孩子,相当富裕。她跟弟弟,退役骑兵上尉谢尔盖·巴甫雷奇·沃伦采夫住在一起。他还没有结婚,替姐姐管理着田产。

亚历山德拉·巴甫洛夫娜来到小村,在村口一间又破又矮的农舍前停下来。她把小厮叫到跟前。吩咐他进去询问女主人的病情。小厮一会儿就出来了,跟他一起出来的还有一位老态龙钟的白胡子老汉。

“情况怎么样?”亚历山德拉·巴甫洛夫娜问。

“还活着……”老头儿回答。

“可以进去吗？”

“怎么不可以？可以。”

亚历山德拉·巴甫洛夫娜走进农舍。农舍里又挤又闷，烟雾腾腾……土炕上有人在蠕动和呻吟。亚历山德拉·巴甫洛夫娜回头一看，在半明半暗中发现了头裹格子围巾的老妇人那张枯黄干瘪的脸。她胸口压着一件笨重的外套，呼吸困难，瘦削的双臂无力地摊着。

亚历山德拉·巴甫洛夫娜走到老妇人身边，伸手摸了摸她的额头……额头滚烫滚烫的。

“你觉得怎么样，玛特廖娜？”她俯身问道。

“唉——！”老妇人认出了亚历山德拉·巴甫洛夫娜，有气无力地说。“不行了，不行了，亲爱的！死期到了，亲爱的！”

“主是仁慈的，玛特廖娜：也许你会好起来的。我给你的药吃了吗？”

老妇人唉声叹气，没有回答。她没有听清问话。

“吃了。”站在门口的老头儿说。

亚历山德拉·巴甫洛夫娜转身看着他。

“除了你，她身边没有人陪着吗？”她问。

“有个小丫头，她的孙女，可老往外跑，那丫头坐不住，野得很。奶奶要喝水她都懒得倒。我自己又老了，能管什么用呢？”

“要不要把她送到我的医院去？”

“不用了！干吗送医院呢？反正要死的。她也活够了。看样子这是主的安排。她连炕也起不来，哪能去医院呢！只要一折腾，她就会死的。”

“唉，”病人呻吟起来，“漂亮的太太，你千万要照顾我那没爹没娘的孙女。我们的老爷太太离这儿远，可你……”

老妇人停住了。她说话很困难。

“你别担心。”亚历山德拉·巴甫洛夫娜说。“我会照顾的。你看，我给你带来了茶叶，还有糖。你想喝就喝一点吧……你们有茶炊

吗？”她问老头儿。

“茶炊吗？我们没有茶炊，不过可以借到。”

“那就去借吧，要不我派人送一个来。你得嘱咐孙女，叫她别走开。你告诉她，这样做是可耻的。”

老头儿什么也没有回答，只是用双手接过那包茶叶和糖。

“那就再见了，玛特廖娜！”亚历山德拉·巴甫洛夫娜说。“我还会来看你的。你也别灰心，要按时吃药……”

老妇人稍稍抬起头，把手伸向亚历山德拉·巴甫洛夫娜。

“把你的手伸过来，太太。”她啜嚅着。

亚历山德拉·巴甫洛夫娜没有把手伸给她，俯身吻了吻她的额头。

“你得记住，”她临走时对老头儿说，“一定要按照药方给她吃药……还要给她喝茶……”

老头儿还是一句话也没有回答，只是鞠了个躬。

亚历山德拉·巴甫洛夫娜来到空气清新的室外，舒畅地呼了口气。她打开阳伞，刚想回家，突然从农舍的屋角旁边过来一辆低矮的竞赛用双轮马车，车上坐着一位男子，年纪三十上下，身穿灰色缎纹麻布旧大衣、头戴同样质地的宽边帽。那人看见亚历山德拉·巴甫洛夫娜之后，立即勒住马，向她转过脸。他那宽阔的没有血色的脸，连同那双浅灰色的小眼睛和淡白色的唇须，都跟他衣着的颜色十分般配。

“您好。”他脸上挂着懒洋洋的微笑。“您在这儿干什么呀，能告诉我吗？”

“我来看望一名病人……您从哪儿来，米哈依洛·米哈雷奇？”

那个叫米哈依洛·米哈雷奇的人盯着她看了一眼，又微微一笑。

“看望病人是件好事，”他继续说道，“您把她送到医院里去不是更好吗？”

“她太虚弱了，经不起折腾。”

“您是否打算解散您的医院？”

“解散？为什么要解散？”

“随便问问。”

“多么奇怪的想法！您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？”

“您一直跟拉松斯卡娅来往，好像受了她的影响。照她看来，什么医院啦，学校啦，都没有用处，完全是多此一举。慈善事业应当成为个人的事情，教育也是如此，因为这些都是涉及灵魂的事情……她好像就是这么说的。我很想知道她这一套高论是从哪儿捡来的？”

亚历山德拉·巴甫洛夫娜笑了起来。

“达丽娅·米哈依洛夫娜是个聪明人，我很喜欢她，尊重她，不过她也有可能说错话，她的话我不是句句都相信的。”

“您做得很对。”他说，还是没有从马车上下来。“因为她本人也不太相信自己说的话。不过，见到您我很高兴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问得太妙了！哪一次见了您我不高兴了？今天您像早晨一样秀丽清雅、妩媚动人。”

亚历山德拉·巴甫洛夫娜又笑了。

“您笑什么？”

“怎么能不笑呢？您说这番恭维话的时候最好看看您那副懒洋洋、冷冰冰的表情！我觉得奇怪的倒是您说最后一句话的时候怎么没有打呵欠。”

“冷冰冰的表情……您总是需要火，而火是毫无用处的。它燃烧，冒烟，过后就熄灭了。”

“还给人温暖……”亚历山德拉·巴甫洛夫娜接着说。

“是啊……还会伤人。”

“伤人就伤人吧！那也没什么。总比……”

“我倒要看看，哪一天您被火烧成重伤以后还会不会说这样的话。”米哈依洛·米哈雷奇气恼地打断她，挥动缰绳在马背上抽了一下。“再见！”

“米哈依洛·米哈雷奇，请您停一下。”亚历山德拉·巴甫洛夫娜

大声喊道。“您什么时候上我们家？”

“明天。向您弟弟问好！”

双轮马车驶走了。

亚历山德拉·巴甫洛夫娜目送着米哈依洛·米哈雷奇渐渐远去。

“真像只口袋！”她想。确实，你看他佝偻着腰，浑身沾满尘土的样子，以及从扣在后脑勺的帽子底下戳出来的几束蓬乱的黄头发，真的酷似一只大的面粉袋。

亚历山德拉·巴甫洛夫娜沿着回家的路慢慢向前走去。一路上她低垂着眼睛。不远处传来一阵马蹄声使她停住脚步，抬起头……她弟弟骑着马正向她走来；他旁边还有一位步行的年轻人，那人个子不高，穿一件又轻又薄的常礼服，纽扣敞着，系一条轻飘飘的领带，头上戴一顶轻质的灰色凉帽，手里拿着一根手杖。他早就向亚历山德拉·巴甫洛夫娜堆起了笑容，虽然他明明看到她在想心事，什么也发现不了。待到她停住脚步，他立即迎上前去，兴冲冲地，甚至是温柔地说道：

“您好，亚历山德拉·巴甫洛夫娜，您好！”

“啊！康斯坦丁·季奥米德奇！您好！”她回答说。“您是从达丽娅·米哈依洛夫娜那儿来的吗？”

“一点不错，夫人，一点不错。”年轻人笑咪咪地附和道。“是从达丽娅·米哈依洛夫娜那儿来的。达丽娅·米哈依洛夫娜派我来找您，夫人；我宁愿步行……早晨的景色多美啊，再说路又不远，才七八里地。我到您府上——您不在，夫人。您弟弟告诉我您到谢苗诺夫卡村去了。他正准备到地里去看看，我就跟着他来接您了。是的，夫人，这太令人高兴了！”

年轻人的俄语说得十分道地，合乎规范，不过总带点外国口音，尽管难以确定究竟是哪一国的口音。他的脸型具有东方人的特征。长长的鹰钩鼻，一双大大的呆滞的金鱼眼，两片红红的厚嘴唇，平塌的前额，漆黑的头发——这一切都表明他是东方人；可这位年

轻人姓潘达列夫斯基，自称敖德萨是他的故乡，尽管他是在白俄罗斯靠了一位好心而有钱的寡妇抚养长大的。另一位寡妇则替他在政府部门找了份差使。中年的太太们一般都很乐意做康斯坦丁·季奥米德奇的庇护人：他善于投其所好，博取她们的欢心。现在他就住在富裕的女地主达丽娅·米哈依洛夫娜·拉松斯卡娅家，其身份是养子或食客。他表面上温文尔雅，彬彬有礼，骨子里却荒淫好色；他有一副悦耳的好嗓子，钢琴也弹得不错；他还有个习惯：跟别人说话的时候眼睛死死盯着对方。他的衣着十分整洁，一件衣服可以穿好久，宽阔的下颏刮得干干净净，头发梳得纹丝不乱。

亚历山德拉·巴甫洛夫娜听他说完了才转身对弟弟说：

“怎么今天我老是碰到熟人：刚才我还跟列日涅夫说过话呢。”

“啊，跟他！他是要到什么地方去吧？”

“是的。你想象一下，他坐一辆双轮竞赛马车，穿着麻袋一样的衣服，满身尘土……真是个怪人！”

“也许是这样；不过他是个大好人。”

“谁是大好人？列日涅夫先生？”潘达列夫斯基似乎大为惊讶地问道。

“是的，就是米哈依洛·米哈雷奇·列日涅夫。”沃伦采夫说。“回头见，姐姐，我到地里去看看：开始播种荞麦了。潘达列夫斯基先生会送你回家的。”

说完沃伦采夫便赶着马儿一路小跑起来。

“万分荣幸！”康斯坦丁·季奥米德奇扬声说道，同时把手伸向亚历山德拉·巴甫洛夫娜。

她也伸出手来，于是两人一起向她的庄园走去。

和亚历山德拉·巴甫洛夫娜挽手同行，显然使康斯坦丁·季奥米德奇非常愉快。他迈着细步，满面春风，那双东方人的眼睛里甚至噙着泪花，不过这也是常有的事情：对康斯坦丁·季奥米德奇来说，要装作深受感动的样子并挤出几滴眼泪，简直不费吹灰之力。

再说，挽着一位楚楚动人的年轻少妇的玉臂，有谁不会感到愉快呢？说起亚历山德拉·巴甫洛夫娜，全省的人一致公认她是个大美人。这话一点不错。单是她那挺拔、微微上翘的鼻子就足以使任何一个凡人心醉神迷，更不用说她那天鹅绒般的栗色眸子，略带金黄的浅褐色秀发，圆圆的脸上那对小酒窝，以及其他的美妙之处。不过她最迷人的地方莫过于漂亮的脸蛋上流露出来的表情：信任、善良和温顺。这些表情既令人感动又撩人心魄。亚历山德拉·巴甫洛夫娜的流盼和笑靥像孩子般纯洁无瑕，而太太们则认为她过于单纯……难道还有什么美中不足吗？

“您说是达丽娅·米哈依洛夫娜派您来找我的吗？”她问潘达列夫斯基。

“是的，夫人，是她派我来的，夫人。”他回答说，把俄语的清辅音C发成了英语的塞擦音TH。“我们家太太十分希望并嘱咐我一定要请您赏光，今天到她那儿用午膳……她（潘达列夫斯基说到第三人称，尤其是女士的时候，严格使用表示尊敬的复数形式），她正期待着一位新来的贵客光临，她一定要让您跟他认识一下。”

“他是谁？”

“穆菲里男爵，一位来自彼得堡的宫廷侍卫。达丽娅·米哈依洛夫娜是前不久在加林公爵家里与他认识的，对他非常赏识，夸奖他是个教养有素、讨人喜欢的年轻人。男爵先生还从事文学，或者更准确地说……哟，多漂亮的蝴蝶！您瞧……更准确地说从事政治经济学。他写了一篇文章，论述某个很有意思的问题——他想请达丽娅·米哈依洛夫娜指教。”

“指教政治经济学论文？”

“从语言的角度，亚历山德拉·巴甫洛夫娜，从语言的角度。我想您是知道的，达丽娅·米哈依洛夫娜在这方面是行家。茹科夫斯基^①还跟她探讨过呢，连我那位德高望重的恩人，如今住在敖德萨

^① 茹科夫斯基(1783—1852)，俄国著名诗人。

的罗克索兰·缅季阿罗维奇·克桑特雷卡……也许您知道此人的大名？”

“一点也不知道,从来没有听说过。”

“您从来没听说过这样的大人物?真奇怪!我是想说,连罗克索兰·缅季阿罗维奇都高度评价达丽娅·米哈依洛芙娜在俄语方面的造诣。”

“这位男爵别是位书呆子吧?”

“绝对不是,夫人;恰恰相反,达丽娅·米哈依洛芙娜说,一眼就可以看出他是个上流社会的人。一谈起贝多芬,他就滔滔不绝,妙语连珠,连老公爵听了也非常高兴……说句心里话,我真想聆听他的高见:要知道这是我的本行。请允许我向您献上这朵美丽的野花。”

亚历山德拉·巴甫洛芙娜接过这朵花,没走几步就把它扔在路上……现在离她家还剩二百来步,不会更远。她那幢宅邸新建不久,外墙刷成白色,宽敞明亮的窗户犹如一只只眼睛,透过古老的椴树和槭树浓密的绿荫,投来欢迎的目光。

“请问我回去如何向达丽娅·米哈依洛芙娜禀报,”潘达列夫斯基问,他为自己那朵鲜花的命运而感到有点委屈。“您能光临吗?她还请令弟一起去呢。”

“好的,我们会来的,一定来。娜塔莎好吗?”

“托上帝的福,娜塔里娅·阿历克塞耶芙娜很好,夫人……我们已经走过了到达丽娅·米哈依洛芙娜庄园去的路口。我失陪啦。”

亚历山德拉·巴甫洛芙娜站住了。

“您不到我家去坐坐吗?”她问,口气不那么坚决。

“我很想去,夫人,不过我怕回去晚了。达丽娅·米哈依洛芙娜要想听一听塔里别格^①新作的一首练习曲,我得回去准备一下,再说,我得承认,我怀疑我的谈话能否给您带来愉快。”

^① 塔里别格(1812—1871),奥地利钢琴家,作曲家。

“哪儿的话……”

潘达列夫斯基叹了口气，装模作样地垂下了眼睛。

“再见，亚历山德拉·巴甫洛夫娜！”他沉默了片刻后说，鞠了个躬，往后退了一步。

亚历山德拉·巴甫洛夫娜转身朝自己家里走去。

康斯坦丁·季奥米德奇也转身往回走。种种甜蜜的表情立刻从他脸上消失了，换了一副自信的、几乎是严厉的面孔。连走路的姿势也变了。现在，他蹬蹬地迈开了大步。他潇洒地挥动手杖，一口气走了三四里路。突然，他又堆起了笑容：他看见路旁有一位年轻的颇有几分姿色的农家少女，正从燕麦地里赶几头小牛犊。康斯坦丁·季奥米德奇像猫一样悄悄溜到少女身边，跟她搭起话来。那少女起初没有理他，只是红着脸吃吃地笑，后来用衣袖掩住嘴，转身喃喃说道：

“你走吧，老爷，走吧……”

康斯坦丁·季奥米德奇伸出一只手指做了个威胁的动作，吩咐她摘些矢车菊替他送去。

“你要矢车菊干吗？编花环吗？”少女问。“你走吧，你给我走吧……”

“听我说，可爱的美人儿……”康斯坦丁·季奥米德奇纠缠不放。

“你给我走吧。”少女打断他。“你看，少爷们来了。”

康斯坦丁·季奥米德奇回头一看，果然发现达丽娅·米哈依洛夫娜的两个儿子瓦尼亚和彼得在路上跑，后面跟着他们的教师巴西斯托夫，一位刚从大学毕业、二十来岁的年轻人。巴西斯托夫身材魁梧，一脸憨厚相，大鼻子，厚嘴唇，猪一般的小眼睛，模样难看，动作也笨拙，但是他善良、诚实、正直，他衣着随便，不修边幅——倒不是为了追逐时髦，而是由于懒散；他爱吃，贪睡，也喜欢好书和热情的交谈，他打心底里憎恨潘达列夫斯基。

达丽娅·米哈依洛夫娜的两个孩子十分崇拜巴西斯托夫，一点

也不怕他；他跟这个家庭的其他人关系也很融洽，不过女主人对此并不十分欣赏，尽管她反复宣称对她来说不存在任何偏见。

“你们好，孩子们！”康斯坦丁·季奥米德奇说。“今天你们这么早就出来散步啦！”他又转身对巴西斯托夫说：“我也很早就出来了，我喜欢欣赏大自然的景色。”

“我们已经看到了您是怎样欣赏大自然景色的。”巴西斯托夫嘟哝着说。

“您是唯物论者，天知道您在想些什么。我可了解您。”

潘达列夫斯基跟巴西斯托夫或者巴西斯托夫一类人说话的时候，特别容易生气，清辅音C也发得相当纯正，甚至还拖着长长的咿音。

“怎么，您刚才是在向那位姑娘问路吧？”巴西斯托夫说，眼睛左右来回转动。

他感到潘达列夫斯基正死死盯着他的脸，这使他浑身都不自在。

“我再说一遍：您是唯物论者，仅此而已。所有的事情您只看到庸俗的那一面……”

“孩子们！”巴西斯托夫突然命令道。“你们看到草地上那棵爆竹柳吗？咱们比一比，看谁先跑到那儿……一、二、三！”

两个孩子飞快地向爆竹柳奔去，巴西斯托夫紧紧跟在他们后面……

“乡巴佬！”潘达列夫斯基想道。“这两个孩子要毁在他手里了……十足的乡巴佬！”

康斯坦丁·季奥米德奇得意洋洋地用目光打量着自己整洁高雅的装束，伸出手指在常礼服的袖子上弹了两下，整了整衣领，又继续往前走。他回到自己的房间，立即换上一件旧睡衣，专心致志地坐到钢琴前面。